

仁者长寿

——写在母亲94岁生日之际

八月十六,是母亲94岁生日。
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周口郊区一个农民家庭。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皮肤白皙,面容姣好,双眸有神。

母亲非常孝顺。我小的时候,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,再加上我们姐弟,一家十口人,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。逢年过节,母亲总把好吃的东西先给爷爷奶奶吃。吃鸡子,母亲吃鸡肋,那东西食之无肉,弃之可惜,但母亲说她喜欢吃。若干年后,爷爷奶奶去世,有一年中秋节吃鸡子,我夹起一块鸡肋放到母亲面前,说:“妈妈喜欢吃。”母亲笑得噙着泪水,说:“傻孩子,那不是想让你爷爷奶奶吃好的吗!”

母亲很善良。我有一个姑姑,是爸爸的姐姐。姑姑命运多舛,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后,她独自一人到郑州做保姆,挣的钱都寄给我们,贴补家用;第二任丈夫是退伍军人,后分配到郑州国棉厂当工人。上世纪60年代姑父回到鹿邑农村,姑姑也跟着到了农村。那年代农村很苦,生活条件极差,姑姑身体不好,又无儿无女,每到春季青黄不接,姑姑总是到我们家住一段儿,直到粮食打下来再回去。多一口人多一份负担,但母亲毫无怨言,待姑姑很好,母亲扯布做衣服,总也要给姑姑做一件。姑姑待

我们姐弟也如自己的亲生孩子,我们家穿人的鞋子,都是姑姑一针一线做的。

母亲勤劳节俭。上世纪60年代,我家有一台缝纫机,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。母亲心灵手巧,会裁剪会缝纫,连一些邻居的衣服都是母亲无偿给他们做的。母亲白天上班,晚上做衣服,常常熬到半夜。母亲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、合身的衣服,有的衣服尽管不是很新,但都很整洁,就连打的补丁都是方方正正的。母亲还把父亲穿的旧衣服翻新给我穿,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,讲不出大道理,但她用一颗善良朴实的心,用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。母亲一生慈悲为怀,与世无争,不怨天尤人,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,这也是母亲长寿的原因之一。母亲性情温和,以诚待人,与邻居与家人和睦相处。母亲的言传身教和由此形成的良好家风,对我们甚至下一代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

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。现在,母亲子孙满堂,重孙、重外孙都有10个了,每逢给她老人家做寿,全家几十口人聚在一起,母亲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,脸上乐开了花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(王爱民 周口仲裁委员会)

八月十五枣落杆

俗话说“八月十五枣落杆”,这话一点不假。临近中秋,回家看望父母,午饭后我们兄妹几个来到后院的小菜园,欢声笑语中硬是把一棵小枣树的果实晃了个精光。身强力壮的弟弟摇晃着那棵小枣树,红的、绿的、绿中夹杂着红色的小枣像一个个冰雹落下来,它们落在草丛里,落在旁边的水缸里,落在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油布上,落在我们的心田上,也落在我们对童年美好的记忆里……

说起这棵小枣树,可真是一棵幸运的枣树。前几年,父亲在瓦匠砖缝里发现了一棵枣树苗,只有几片叶子,可看起来生命力顽强。父亲把它移植到土壤松软又向阳的小菜园里,后来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。没想到枣树苗茁壮成长,竟一天天长高了。据父亲讲,这应该是吃剩的枣核发了芽,所以他也倍加珍惜,说三五年之后,看结的果子会不会很甘甜,如果味道好就好好培育它。没想到父亲的愿望

还真的实现了,去年小枣树只零星结了几颗小枣,等到成熟季摘下来品尝,还真是一点不减当年的美味。

今年春天,小枣树上开满了繁星般的白花,然后就是硕果累累了。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去看看它,每次看到树上的小果子仿佛一个个小精灵在阳光下闪烁着绿光,随叶飘动的瞬间,美丽的小身影总会让人垂涎三尺。

看着油布上一个一个闪着光亮的小枣,就想起小时候站在爷爷家那棵枣树下,我们一个个小馋猫仰起脸向树上投去那贪恋的目光,我们时而用小石头砸,时而用竹竿敲打,也会很多次空手而归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甘甜可口的美味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。

如今的我们,物质生活丰裕,精神文明犹如和煦的春风,我们犹如那棵幸运的枣树,阳光水源充足才得以硕果飘香。有时我不禁感慨:幸福就是如此简单!

(李玉霞 市经济开发区高庄小学)

杂思

翠微宾至,素衣皆染松云;鹤唳声残清月夜,斗室遍地是残书。洗心涤虑,净手焚香,理茶具。

烹茶有三沸,如苏轼《试院煎茶》: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嗖嗖欲作松风鸣。”所言“响松风”、“现蟹眼”后便开始分茶,茶碗里沫细白如攒雪,喝得三碗直觉唇齿回甘,两腋生风。不觉兴致高昂,与友人笑谈趣事心得。焰动风过,通室明暗,宵深色丽,友人兴起插花留念。择旧胆瓶一只,枯枝几枝高低交错,浅花一两佐饰,简即是繁,无便是有,倒也素净质朴。

山河壮哉我志高昂,静里闲趣养我性灵。不由感慨荣枯得失,上天安排,如浮云过太虚。肝肠煦若春风,气骨清如秋水,纵

■岩险途,囊乏一文,亦徒广胸中之丘壑,增未转之远图。

谁人无蹉跎!何必唏嘘哀叹!到底大好时光大好青春,襟怀疏朗,壮志勃勃,历险穷幽闯出天地,自有我一番道理。

(杨颜如 郸城县老教委家属院)

搭棚房

近些年来,农民富裕了,纷纷在城里买房子。儿子的心早已动了,我也从学校退休了,他跟我一商量,顺应潮流,在县城瞅便宜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,且七楼送八楼。虽然上楼无电梯累些,城里也算有了住房。

几年过去了,攒了钱,才开始装修。可数万元的装修,经过雨季,八楼平台渗水,七楼平台上墙皮全脱落下来。唉,真是怪心疼人哩。无奈,欲在八楼平台上搭个棚。有朋友便推荐一位在县城专业搭棚的。

这位搭棚的来了。中等个儿,瘦瘦的身材,穿一身褪了色的灰装,黑黑的脸膛透露出醇厚和朴实,说话低慢平和,彬彬有礼。他姓王,我称他王师傅。我领他到八楼平台,说明我的打算。他量了量长宽,记下数字,说了价格。我无异议。于是说好第二天上午上料搭棚,就告别了。

第二天上午王师傅早早来了,还领一个漂亮年轻的小伙计。这个小伙计有二十多岁,白嫩的脸,穿着可体、整洁,好似位学生。他们一起把工具拿上八楼平台,王师傅指示伙计下楼,他在平台上绑上绳,另一头松下。伙计在楼下绑料,王师傅往上提。仅提两次,捆钢管的短绳就断了一股。王师傅大声喊他的伙计:“把短绳换掉!把短绳换掉!”可提上来的钢管还是用断股绳捆的。王师傅有点生气,喊声更大了:“把断股绳换掉!听到没有?把断股绳换掉!听到没有?”我看他有点生气,就说:“刚才喊话,他没有听到吧?”他叹口气说:“啥事都是这样,说多少遍,好似没听见。这么高,多危险呀。”

大概半个小时,材料都提上来了。王师傅重新量了量尺寸,忙着下料,伙计打下手。在操作过程中,王师傅要啥,伙计应递上啥,但伙计数次递错了。王师傅耷拉着脸,不热不冷地说:“我需要这个吗?你也不动脑子!”伙计一声不响,脸红来红去。我心里想,这种简易工程,眼见就会的活儿,咋还需要学呢?

仅十一点多,棚房就搭好了,好似两间屋,还有门,我较为满意。叫王师傅于七楼,端上茶,说了些感谢话。我想到被他吵来吵去的徒弟,遂问道:“这个徒弟你怪用心教哩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,说:“让你见笑了。哪是什么徒弟,那是我妹夫。出去打工二年了,都没有挣到钱,这才跟我学哩。上了多年的学,知识是会得多,但就是手跟不上,昨天干的活儿,今天再干就忘了。”我十分诧异。

王师傅喝了茶,我付了款。送到门口,碰到他的妹夫往下运工具。我脱口问道:“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?”他脸一红,头一扭,不好意思起来。

我也不好问下去了,愣愣地站在那里,目送他们,心里默默地反思:一个大学生,空有一肚子知识,在工作中却不会动脑,不懂思维。而作为教师,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该教给学生吗?

(胡增亮 鹿邑县任集乡中心校)